

Echoes of Sanmao from an 三毛的回声 ——一个美国DJ在中国 American DJ in China [美]李柯 著 赵文伟 译



跨越半个地球的生命之旅

“Ni hao are you”留给我们的永久回忆

聆听金牌DJ的内心声音

揭秘三毛的最后一封情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三毛的回声

——一个美国DJ在中国

**Echoes of Sanmao from an
American DJ in China**

李 柯 著

赵文伟 译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毛的回声：一个美国DJ在中国 / (美) 李柯
(Kaufman, S.) 著；赵文伟译.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出版社，2011.12

书名原文：Echoes of Sanmao from an American DJ
in China

ISBN 978 - 7 - 304 - 05326 - 0

I. ①三… II. ①李… ②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2850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三毛的回声

——一个美国DJ在中国

李 柯 著

赵文伟 译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郑 毅

版式设计：桑里德文化

责任编辑：郑 毅 李 刚

责任版式：张利萍

责任印制：赵联生

责任校对：王 亚

印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1-3000

版本：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170mm×240mm

印张：15.5 字数：221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304 - 05326 - 0

定价：3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NOV. 12TH, 1990

HONG KONG.

Rick

your thoughtfulness
and consideration
are what make you
the kind of PERSON

3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ave the gift of
making everyone feel
just a little more
important, a little
more cared for—.
AND that's just how
your kindness made
me
feel.

Thank You for being
so TERRIFIC.

ECHO.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父亲，他很早就知道我可以写作，甚至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早。

献给三毛，最初是她鼓励我写作的，只是过了这么多年我才写完第一本书。

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很多年来，他们经常听我谈起这本书，现在终于写完了！

献给中国，是她给了我一个家，让我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到目前为止。

献给所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人以及那些我没有提到的朋友们。

最后，献给所有选择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人。

李柯

序



葡萄牙南部海滨的一家青年旅舍，我独自坐在嘎吱作响的床上有点儿想家。突然，我听见有人说：“大疯克铁路（Grand Funk Railroad）是现在最好的乐队之一，他们也是底特律人。”

听到美国口音，我既惊讶又兴奋，于是，抬起头来，只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正对着一群欧洲人大侃音乐。我向那个后来成为李柯的年轻人走去，我告诉他我来自纽约，不过，对他有关大疯克铁路乐队的说法我不敢苟同。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并延续至今。

我和李柯都是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我们都是一个人来欧洲旅行的。后来我们结伴在葡萄牙旅行了一段日子，白天游览海滨城市，谈论我们喜欢的话题——摇滚乐，晚上则一同畅饮当地的波特酒。

夏天结束了，我回到纽约的家，我的冒险生活就此结束，而李柯的冒险生活却刚刚开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无论他去加拿大、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夏威夷、香港、台北、上海，还是最后到了北京，我都会抽出时间去看他。我和李柯在多伦多的酒吧里高唱《我的女孩》，结果被赶出去了，因为我们唱得实在对不起大家！我们在基韦斯特（译者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城市）坐海螺火车（Conch Train），在夏威夷登上一条玻璃底的船看希洛水域的鱼儿游来游去。我的婚礼是在香港办的，是一场中国式的传统婚礼，李柯是我的伴郎。他还在香港电台采访了我。

李柯一直是个大胆无畏、富有创造力的人，从我在葡萄牙认识他的那天起，他就坚持做他自己，而且这种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所过的

生活只出现在大多数人的梦里，同时我坚信，这种梦一般的生活远远没有结束。

无论你早就通过电台或电视台认识了李柯，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人，能在他的环球电台之旅中与之相伴都是令人开心的事。我知道是这样，因为这就是我的感觉。

霍华德·金波^①

于 纽约

^① 作家，曾出版过小说《致命避难所》、《抢七》、《死亡与网球》等。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的夕阳.....	1
第二章	收音机、汽车和音乐.....	5
第三章	街头画家.....	26
第四章	海滩电台.....	46
第五章	KULA 空间站	71
第六章	台湾.....	82
第七章	中国香港.....	100
第八章	香港人.....	118
第九章	上海.....	140
第十章	1997 年的北京.....	155
第十一章	J Wu	168
第十二章	世广卫星集团.....	172
第十三章	三毛的回声.....	177
第十四章	欢乐继续.....	203

第十五章	门关了，窗开了.....	213
第十六章	Audrey 222.....	218
第十七章	窗户关上了.....	232
第十八章	长城上的日出.....	235
感谢词		237
后 记		238

第一章

中国的夕阳



北京的中心——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间的地方聚集了一群人。他们个个用厚厚的衣服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还用大围巾遮住脸。此刻我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蒙古来的寒风吹着我的脸。每天的日落时分，人民解放军的战士都会降下飘扬在空中的红色的中国国旗，天安门城楼画像中的毛泽东目视前方，见证着每天的升旗和降旗仪式。几百个当地人和游客顶风冒雪观看降旗仪式，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过了一会儿，那个在旗杆周围巡视的战士悄悄向我这边走来，我感觉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难道我做错什么了吗？一个外国人混在中国人里是不是有点儿可疑？他靠得更近了，我们已经四目相对，接着，他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问我：“Ni hao are you？”

我愣了一下，然后面带微笑地回答他：“天有点儿冷，不过我很好，谢谢你……Ni hao are you？”

就在那一瞬间，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条温暖的纽带将中国人和外国人，军人和老百姓，忠实的听众和电台主持人联系在一起。“Ni hao are you”是我杜撰的中英结合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用就是10年。在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它出乎意料地回到我的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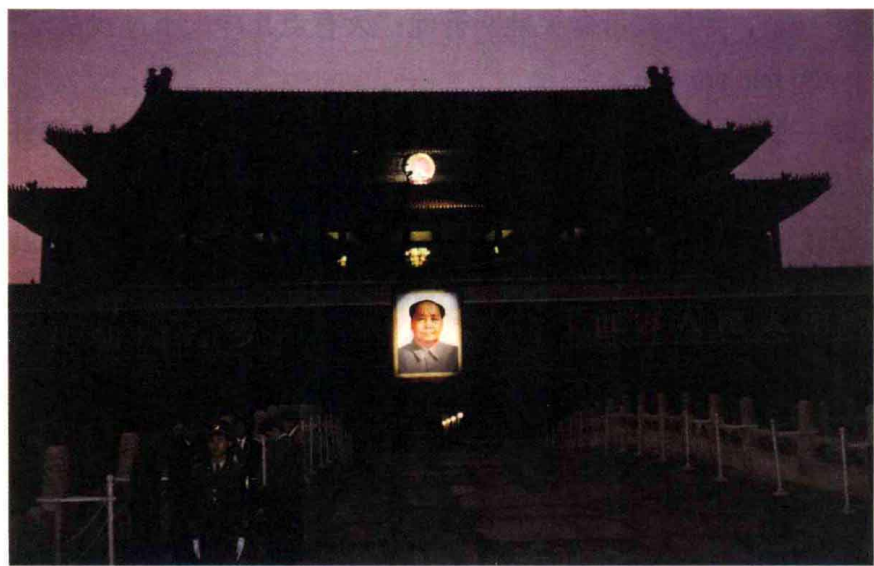
我们相互问候时，国旗降了下来，战士们以传统的方式，以一种一成不变、天天如此、重复了无数遍的方式把国旗轻快地折叠起来。二十来名战士排成纵队，携带着叠好的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长安街，回到他们位于紫禁城内的驻地。

随着夜幕降临，人群迅速散开，我也穿过长安街下泛黄的瓷砖铺

成的地下通道向紫禁城走去。站在皇宫门口似乎是在迎接大家的庄严的毛主席像前，中国的历史铺展在我眼前，令我自觉如此渺小。能在中国的首都生活这么多年，如此近距离地与历史接触，我的心中充满骄傲。

许多年来，很多人鼓励我写这本书，希望我把在中国做 DJ（译者注：Disc Jockey，美国俚语，音乐广播主持人）的经历写下来，因为我在中国生活的这段时间对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她正在迈入现代化，向世界敞开口，为此，我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并见证了她的改变。最初鼓励我写作的人是三毛，那位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她对我说：“你必须写书！富有创意的广播节目可以打动人，但电波总归是无形的，很快就会消逝，书的生命力则更持久。”

我的家位于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是一栋没有电梯的红砖楼。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协和医院的老楼。附近的很多老房子都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风格的建筑。一个艺术学院与我家相隔不远。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多受人尊敬艺术家就住在这栋楼里。能够与艺术家为邻是一种缘分。



▲ 紫禁城入口处醒目的夜间照明。

我不打算在这本书里谈论政治或者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想告诉大家怎么和中国人做生意。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我的一段个人旅程，我逃离美国中产阶级一成不变的生活，成为第一个生活在中国并在电台主持每日音乐脱口秀节目的外国 DJ。那些年，我的声音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响起，我成为几百万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从来没想过进娱乐圈，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个念头。因为，我有点儿害羞内向。好吧，也不是完全内向，但肯定不外向。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嘿，你应该当 DJ！”无论和什么人在一起，我一直都是安静的那个，现在也是。我不想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但是一上节目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坐在麦克风后面的我尽情地释放另一部分的自己。我感觉自己摆脱了地球引力，成为整个氛围的一部分，我想要吸引看不见的听众。下了节目，我则享受那种融入人群不被发现的感觉，只是，一个西方人很难在中国做到这一点！

1996 年，我来到中国内地做一档信号覆盖全国的晚间节目。这是一个非官方的另类故事，与政治家、商人、外国教师或留学生无关。这个节目将数百万中国人与他们的收音机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英文双语节目“欢乐调频 Joy FM”逐渐被大家接受并喜爱。我们在节目中传达“永远要寻找生活中的欢乐”的理念。欢乐不只是节目的名字，也是广播工作的本质。我们鼓励那一代的学生和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深受中外听众喜爱的李柯改写了中国广播史。”

——中国中央电视台

“你是中国的朋友，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北京听众赵京源（音）

如今，11 年过后，做过 4 100 期节目的我不再为中国的电台工作。我离开了电台，变成了另外一种身份。然而，那个对我说“ni hao are you”的士兵提醒我，原来我影响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听众群。

“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

我们在今后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 16 000 英里（1 英里 = 1.609 344 公里）和 22 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

为中美关系做点儿事情并非计划好的，然而，我却用这种微不足道而出乎意料的方式变成了这座桥梁的一部分。

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带你去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司马台长城。这是一个凉爽的午后，我坐在破旧的砖墙上，凝视群山上映射出的影子。夕阳的色彩反射在长城上，长城如巨龙般在山顶和山谷间迂回。在我感受微风、拥抱寂静之时，我的思绪将我的生活投射在古老城墙的这一边。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中国生活半辈子了。

我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摩城。

第二章

收音机、汽车和音乐



底特律是一个充满律动的城市，我很荣幸能在这个到处都是音乐的地方长大，而且理所当然地接触了各种类型的音乐——摇滚乐、流行歌曲、乡村歌曲、古典音乐、福音歌曲、爵士乐、地下音乐等等。在那个年代，电台是音乐传播最主要的载体。

当年有一家总部设在底特律的摩城唱片公司。原名为 Hitsville USA 的摩城是 1959 年由一个叫贝里·戈迪（Berry Gordy）的非洲裔美国人创立的，他本身也是一个成功的 R&B 词曲作者。从摩城走出过很多极具天赋的黑人音乐家，比如，“诱惑乐队”（The Temptations）、“斯莫吉·罗宾逊和奇迹”（Smokey Robinson & the Miracles）、迈克尔·杰克逊和“杰克逊兄弟”、“至高无上”合唱团（The Supremes）、“四巅峰”乐队（The Four Tops）、史蒂夫·旺德、



▲ 底特律的摩城唱片公司。



▲ 5 岁时的我。

“海军准将”乐队 (Commodores)、马文·盖伊……这里简直是一所培养艺术家的学校。作为一名底特律人，我仿佛呼吸的就是音乐，摩城的音乐围绕着我，在我的心中流淌。戈迪希望摩城的声音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们聘请了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词曲作者和制作人。“摩城之音”代表了律动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灵魂。

出生地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一生中，无论你最终去到哪里，都会带着它，就像带着你的基因。我出生在底特律城，由于种族对立情绪日益严重，我们全家搬到底特律西北郊的索思菲尔德。我的本名是斯图尔特·考夫曼，是本和多丽丝的长子。我有一个姐姐叫多娜，嫁给了她从大学就开始交往的男友麦克，麦克是牙医。我还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弟弟拉里，他也是医生，他在夏威夷生活了很多年，最近移民泰国，一边行医，一边享受生活。

我们在索思菲尔德生活了很多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非常安全、非常正常。或许太过正常了。我在很多方面似乎与之契合，但一直以来，吸引我的都是那些不太守规矩的人。我钦佩勇于追逐梦想的人，他们鼓舞激励着我，梦想就是要追逐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然而，对于一个索思菲尔德的小孩而言，书里的冒险故事只是遥不可及的梦。还好，每个月我们家会去“荷花园”吃一两顿中餐，体会一点点东方的韵味。中餐馆的筷子外面包着一张白纸，上面印着使用筷子的三个步骤。其实，使用筷子没那么难。美国的中餐馆还会在餐后送给每位客人一块幸运曲奇。我们都盼望着那一刻，因为打开曲奇时，你会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有关命运的话。但我不记得有哪张纸上写着：



▲ 我和我的新自行车。

“你会生活在中国，而且要在那里过大半辈子！”任何时刻都没有丝毫线索告诉我，我将去中国生活。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孩子，也许注定要过那种传统的美国生活，上学，结婚，买两辆车，生两三个孩子，做一名律师、医生或者会计师什么的。没有什么是我需要反抗的，除了对无聊的恐惧以及对乏味生活的厌倦。

我的大部分生活都与收音机有关。我的第一台收音机是我10岁那年父亲送给我的，那天我们一起参观了迪尔



▲ 在索思菲尔德高中时的我。

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那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有一本小书那么大，神奇的是，不用电池就能接收电波。它是靠AM电波的能量运转的，想要听节目就必须把它夹在金属物上，比如栏杆、灯，或者我最喜欢的床柱上。收音机上有一个旋钮和一个小金属杆，和普通的AM收音机差不多。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它组装起来。和收音机配套的还有一个奶嘴状的塑料耳机，只有一只耳朵能听到声音，因为AM收音机是单声道的，不是立体声。当时的耳机佩戴起来很不舒服，尤其不该戴着它睡觉，因为塞的时间久了，耳朵会痛。但我痴迷于电台节目，尽管身体上受点儿罪，我还是愿意在深夜收听节目。由于声音不够大，我不得不把它往耳道深处推。如果戴着它睡着了，耳机会戳进耳朵里，有时候还会疼醒。然而，通过收音机，我可以在夜晚进入一个看不见的声音世界，那一刻躺在床上的我感觉自己和那个世界连在了一起。

我做梦都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去电台工作，但我确实是听着广播长大的。大多数电台是AM。WJLB是一个很棒的灵魂音乐台；CKLW只放流行音乐；WKNR播放Top 40流行歌曲，这个电台有一个叫迪克·普尔丹的早间节目DJ，他很滑稽，特立独行。底特律是一个很大的广播市场，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忠实的听众。

为了听 WXYZ 电台的“Z先生的卫星之夜”，我总是睡得很晚，这是底特律最早的午夜节目之一。那时，大部分节目都在午夜前结束，所以，能一直听到凌晨的节目就显得很特别。为此，即便戴着那个破耳机把耳朵弄疼也是值得的！

如果晚上天空晴朗，我还能听到芝加哥、多伦多、纽约、佛罗里达和很多遥远的地方的节目。我几乎每晚都是听着收音机入睡的。那台小小的收音机犹如一台魔法盒，让躺在床上的我仿佛可以乘着声音的翅膀翱翔天际，就像超人一般。我看不见那些 DJ，却可以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电台的力量。有了这个小盒子，我就能进入一个属于声音的世界。通过听这些节目，我开始熟悉这些人，并了解当地的音乐，仿佛我就生活在那里。（请不要忘了，这是上个世纪的事。今天，梦想已经实现，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听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台的节目。）我还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广告，比如，克里夫兰要举办一场音乐会，西弗吉尼亚有一家意大利餐馆要开业了，我还能听到记者在纽约州布法罗的某个新落成的百货大楼发回来的现场报道。听当地人听的节目，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会令我激动万分。

对我而言，收音机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电台在我的成熟期共同录制了一条音轨。CKLW 是加拿大的电台，在底特律对面安大略省的温莎市。CKLW 有个别名叫 The Big 8（AM800）。一天晚上，我和表弟斯蒂夫开车转悠，当我们拨到 CKLW 台时，只听 DJ 说：“如果你正开车经过这里，请摇下车窗，深吸一口气，大喊一声‘我在听 The Big 8！’”于是，我们摇下车窗，对着来往的车辆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我在听 The Big 8！”我立刻感受到了电台的影响力，因为别的车里也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不只是听广播那么简单，这是在和成千上万的听众互动。这种动力来自一个无形的力量，我们要做的只是打开收音机，接收空中的电波。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真的进到收音机里去。我只是喜欢听广播，就像我喜欢看彩色电视一样，当时彩电还是新兴事物。对于我这样一个底特律的小孩来说，这两样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